



陈晓辉

## 30年前的棉“花”时代

30年前的一个下午,在一个慢悠悠的小村庄里,外婆带着小女孩去田里干活,天气炎热,但天空清澈,有不知名的鸟儿飞过蓝天,树上的知了随意唱着长长的歌。外婆拉着小女孩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

当然小女孩是听不懂那些的,她只记住了外婆的神情和语气,安详平淡,如果用文艺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有一种岁月安稳、人世静好的美感。

长大后回忆起这段时光,小女孩发现,那个时代并不像表面的那么文艺。繁重的农活和做不完的家务,每天压在起早贪黑的外婆

头上。这样艰难劳累的生活,完全不是外婆语气里的那种云淡风轻。

她们冒着炎暑去干农活儿,给棉花打叉。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会滋生出一些粗壮的枝条,这些枝条不开花不结棉桃,只会和其他勤奋的“好”枝条争抢养分,所以必须掰掉。这些没用的,要掰掉的枝条,外婆叫它们“眼子”,而那些勤奋努力开花结棉桃的“好”枝条,被外婆叫做“泊枝”。

外婆一“掰眼子”,一边耐心地教小女孩分辨,在一棵不足一米高的棉花上,什么样的枝条是“眼子”,什么样的枝条是“泊枝”。当然她肯定也不指望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能干什么活,她一棵棵地“掰”过去,小女孩很快就落在了后面——她的注意力被那些棉“花”吸引了过去。

那是真正的棉“花”。不是洁白柔软像一团棉花糖,而是娇艳柔美的花瓣与花蕊组成

什么是文艺?穿着长裙看风景?穿着球鞋去旅行?45度角仰望天空?忽然觉得,真正的文艺,应该是外婆那样的。

# 不一样的文艺

的花朵。

很久之后小女孩才知道,一棵棉花,发芽长大之后,就要开花,花谢了结出绿色的棉桃,等到秋风起,棉桃饱满之后干裂,露出云朵一样洁白柔软的棉絮,再经过若干工序处理,才能成为人们日常穿着的棉衣与棉被。

现在小女孩感兴趣的,就是棉花开出的“花”,棉“花”其实很漂亮,几片绢质的软嫩的花瓣,组成一个小喇叭形状的城堡,里面住着小公主一样娇柔的花蕊,一朵朵,绯红娇黄,比常见的凤仙花好看多了。

于是在外婆为一行棉花掰完“眼子”,淌着汗转回之后,发现小女孩头戴一个棉花花环兴高采烈:“外婆,好看吗?”

外婆抹了一把汗,这时候她一定非常心疼自己起早摸黑的成果——一朵棉花就是一个棉桃呀。但很快她恢复了微笑:“好看,真好看。但这些花不能摘,外婆等会儿带你摘野花好吗?”

傍晚回家,已经非常累的外婆果然带着小女孩,去田垄上摘了一束黄色、淡蓝的小野花,再绕到菜地,摘几根豆角和黄瓜,准备全家人的晚饭。

但幼稚的小女孩并没有觉察到外婆身体

的劳累,棉“花”的鲜艳,野花的香气,在小女孩的梦境里若隐若现,辛劳的外婆,还是给了小女孩一个美好的夜晚。

## 30年后的纯棉时代

30年后,小女孩长成沉默的成年人。她喜欢旅行,喜欢写字,喜欢一切美好的、朴素的、特立独行的东西——有人把这些糅合了浪漫与忧郁的特质,称为文艺。

冬天,长大的小女孩坐在一家咖啡店里,翻阅一本时尚杂志。里面有文艺范的衣服,特意注明:纯棉。

外婆的棉“花”与那个时代,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呼啸而来。

什么是文艺?穿着长裙看风景?穿着球鞋去旅行?45度角仰望天空?自拍忧郁朦胧的照片?在星巴克对着一本书发呆?在微博微信发一些伤感唯美的句子?……

忽然觉得,这些所谓的文艺,是那么的肤浅,真正的文艺,应该是外婆那样的。

那个时代,外婆是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起床,准备一家人的早餐,喂鸡喂猪……然后就是田地里四季无休的劳作。晚上拖着疲惫

的身体,把厨房里所有的活计忙完,往往看一会儿电视就歪着头睡着了……这样陀螺般的生活,文艺吗?

但外婆是文艺的。孩子糟蹋了她的劳动成果之后,非但没有挨骂,反而带她摘野花……这就是文艺。外婆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小院子里,种着柔黄淡紫的月季,白色的、红色的凤仙花,这也是文艺。

最重要的,不管多苦多累,外婆从没有过恶形恶状的状况,最多,望着天空发一会儿呆,然后,笑一笑,接着自己无休止的劳作——这,更是文艺。

生活本身,向来都是粗糙冷硬的现实。而文艺,就是现实面前那根温柔的刺。它能刺穿现实的悲伤冷漠,带我们看到粗糙背后的细腻与精致,冷硬背后的温暖与柔情……

因为这份刺穿生活的温柔,让人们在艰难的时候能够从容抬头欣赏一朵云,在紧迫的日子采一朵野花……所以,忙碌辛劳的外婆,才是真正的文艺女子吧?虽然她不知道旅行没喝过咖啡,但她拥有文艺的灵魂——面对艰难的温柔。

(赵春青 画)

# 半烟火 半泥土

米丽宏

读鲁迅先生的《人话》,有一段道: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呵,先生文笔果然简洁干练、摇曳多姿。

而那农妇见识多么稚拙;至美光景,被她凝缩于一个柿饼上;宫廷的万般奢靡,不是不存在,却都在她的世界之外。二者相激,让人莞尔或喷饭,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讥笑她呢?世界那么大,谁能做到无所不知?她的想象,贴紧了她的生活。她的日子本如一弯浅浅小溪,映得见烟火日常的小针脚,还不允许人家把柿饼当做最美好的憧憬吗。

土气吗?是呀,柿饼,当然脱离不了长在柿子树的泥土,跟那玉盘盛脯,水晶盛浆,玛瑙作杯,氍毹覆之,加之清歌佐酒,妙舞啖茶的奢华,不在一个界面;可是,万物土中生。一部《诗经》,不也是贴着地皮儿冒出的绒绒青草么?“十五国风”,160篇,是采诗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采集来的民间歌谣呢。“风”是甚?是“土风”,是风谣。

土风的土,是泥土的,是民间的。《红楼梦》第四十二回,那个世故、乡气的刘姥姥,以特有的乡村朴素,为笼了一层悲凉之雾的大观园,带来了一场痛快的大笑。“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头老母猪,不抬杠”,这话儿粗俗俚鄙,满是乡野气,加之“鼓腮不语”的表情,立时笑喷了全场,连黛玉都笑岔了气。

待吃罢酒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刘姥姥妙语连珠,“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卜头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皆是泥土里的事情。充满乡野之趣的对答,让公子小姐们笑翻了天。刘姥姥,就像是雪芹安排来的一坨乡野味儿,为红楼长卷上的高雅情致,恰到好处地点了个落脚的地儿。

刘姥姥,让我想起我的祖母,那个有着一双小脚的慈祥老太太。幼时,听她讲故事,听她跟人拉家常,都让我着迷。邻居叔叔赔钱将要败家,她有次教训人家说,你爹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那点货,让你逛荡得要皮没皮要毛没毛,你再这样一口咬住一根干屎橛子不松口,不听人劝,谁都不帮不了你了。我感觉,我的祖母,她真是一个语言天才。

曾翻看蒋星煜先生的书《以戏代药》,某篇记录一段河南曲子《关公辞曹》。曹操(唱):“曹孟德在马上一声大叫,关二弟听我说你且慢逃。在许都我待你哪点儿不好,顿顿饭包饺子又炸油条。你曹大嫂亲自下厨烧锅燎灶,大冷天只得热汗不消。白面馍夹腊肉你吃腻了,又给你蒸一锅马齿菜包,搬蒜白还把蒜汁捣,萝卜丝拌香油调了一瓢。”

看这唱词,脸上就浮出了笑。清一色的河南口音、平民美食哎。河南味儿的曹大嫂,蛮能干,蛮贤惠,烧完锅燎完灶,又搬蒜白调小菜儿,将美食一股脑儿置办来,怎就围不下关二爷你呢?

可关二爷是铁了心地忠于他哥刘备;曹大嫂,你就停了手吧,还忙乎个什么劲呢?

而京剧中关于这个情节的唱词是这样的:

曹操,在曹营我待你恩高意好,上马金下马银美女红袍。保荐你寿亭侯爵禄不小,难道说你忘却了旧日故交?

这词雅了,容量也大了,更符合历史事实了,但失了家常气、乡野气,失了活泼泼的民间想象。如果说,后者是用正史般的口吻表诚意,那么前者则是用不太正统的民间话表诚意,设若是在农闲时的村戏上去唱,“美女红袍”之类怎能打动人心?“寿亭侯”又是什么玩意儿呢?

山东吕剧《下陈州》中唱段: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东官和西官。东官娘娘烙大饼,西官娘剥大葱,这自是山东胃口的“下陈州”,若搬到山西,估计就是刀削面、压饸饹了吧?想起这些俚俗之味的演唱,灵魂里的一点痒,被挠平,我着实佩服那些贴着土地生长的民间智慧。

那烟火、自然、直白甚至有点古风的民间话语,会引你回到一个妥帖安稳的地方。木窗格透出一汪熏黄的灯光,似曾相识的温暖,弥漫过来。像一粒微尘,落进泥淖,叶落归根的感觉,这就是吧。

# 农民工

(外一首)

洪佑良

巨大的困意

如同眼前这幢高楼的影子  
直压过来沉重。阴暗。  
在即将竣工的大厅一角  
农民工枕着沙包眯着眼睛  
开始了他最奢侈的小憩

尚未拆除的脚手架  
杂乱散落的泥刀工具  
随意堆放的零砖剩瓦  
和他灰一块白一块粗粝的青春  
选择在忙与闲的隼口  
农民工安然地酣睡

他实在太累了  
从地下三十米的基坑  
到地上六十米的顶层  
他用沙泥浆用钢筋用红砖  
搅拌。灌注。衬砌  
将空隙填了又挤  
将日子压了又压  
直到白昼黑夜严丝合缝  
一寸一寸攀援而上

此刻,农民工睡着了  
外面的噪音已经远去  
风一阵阵地拂过  
将故乡的草木馨香  
送到这个缺少禾麦的地方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梦见自己拿到了  
包工头拖欠了半年的工钱

# 打桩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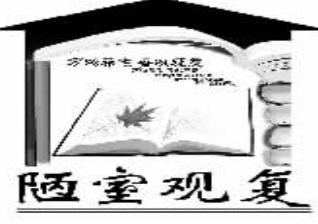
呼!呼!呼!  
打桩机在施工  
震得小街地皮打颤  
忽然停了,遇到硬层  
工程师取样化验  
原来是宋朝的大官窑

呼!呼!呼!  
打桩机在施工  
震得人心发抖  
忽然停了,遇到硬层  
工程师取样化验  
原来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呼!呼!呼!  
打桩机在施工  
它的声音越来越软  
它的声音越来越轻  
原来它肆无忌惮的掘进  
早已把小城的文化掏空

欧阳

看惯了国人不喜欢读书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之所以如此,皆因为华夏众生哲学功底深厚,遇事少顷即可拿住关键,洞悉主要矛盾。这样的水准,异域人士想要比肩,差距还是很大的。

最近的证券市场举牌风劲吹,老牌地产巨头深万科A(000002)荣幸中枪。是否涉及股权之争,或者是“野蛮人”(举牌者)暴力任性,这些别人家事无从知道。一如既往,众多资本市场的外行看热闹之余,敏感地在各方面复杂因素中拨云见日,牢牢抓住了主要矛盾:无关乎资本市场规则下行为的正当与否,与权益博取的边际成本如何也不牵扯,人们瞩目于涉猎个人及其行为的具体判断,那



# 诗歌王国的永恒歌者

郭新民

向和艺术追求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启迪,对中国新诗发展始终有自己清晰的理论解读与阐述,对新诗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与同吾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到先生对山西、对山西诗人有着格外的偏爱。在晋采风期间,先生的足迹遍及汾河两岸,太行吕梁,他仰慕悠久厚重的三晋文明,崇拜如恒河沙数的大师先贤,更醉心于山西奇绝多彩的人文自然风光,这对先生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山西的喜爱,更多体现在先生对山西诗人的厚爱中。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山西的诗人找到他,无论是求书、求字、求教,或是邀约诗评、序言,他都绝少推辞,尤其是对祈求诗歌评论的诗人,从不吝惜笔墨。在我曾经工作过的长治市,那里活跃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诗歌群体——长治诗群,有一大批倾心执著于诗歌的爱好者。同吾先生曾多次亲赴长治采风,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也加深了对长治诗群的理解与认知,他与诗群中的很多诗人结成了好朋友,成为忘年之交。

多年来,先生与我之间的联系始终未曾间断,逢年过节总能提前收到先生亲切祝福的信息,使我倍感温馨。2004年,我有幸获得首届“艾青诗歌奖”,先生主持颁奖大会,并亲自为我加冕,给我以巨大的支持与鼓励。在国内诗歌界的一些重大活动中,先生也常惦记着我,如果没有看到,就会向熟悉的人打听“新民有没有来”。虽然与同吾先生年龄上有差距,但我们都心照不宣,我们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叙不尽的情谊,许多次会议间隙,几个人一聊就到深夜。我深深为先生那自由不羁的灵魂,对人间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充满个性却并不张扬的魅力所折服,最后往往是顾及到先生的年龄和身体才恋恋不舍地道别。先生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我的拙作诗集先后写过两篇评论《走向理想的神圣之地》和《翰墨情缘,当代意识》,文章情真意切、客观中肯,既有对朋友的深情厚意,更有对诗学者的勉励与期许,给我以热情的关怀,长者的包容和厚爱,使我增添了无穷的动力,也激励我一直在诗歌之路上跋涉前行。

同吾先生是一生热爱诗歌的组织者、评论家,一生出版诗歌评论等各类著述几十部,他的诗歌评论能够从中立的基点出发,不掺杂过多的个人偏颇与感情色彩,保持了最基本的客观,令人信服,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诗坛巨擘”,有人开玩笑说“谁是李白或杜甫,得去问问张同吾”。同时,他对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价值取

有风行一时的日子,可见影响卓远,即使在当下仍有广泛的拥趸。对过往的不反思似乎是东土的文化习惯,“虎父无犬子”,此类根深蒂固的余毒不知从何而来。

回到刘邦董事长和项羽总经理。面对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对成败双方的“人民群众”怎么功成,何以落荒更是谜一样,时代变革俨然成了个人的事儿,比如楚汉相争之于项羽英雄。撇开不过“江东”的不同意见,朝野公认的专家司马迁也认为是西楚霸王的表演:“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如真是私事,估计过了江东也无解,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走刘邦,机械遵守鸿沟协定。当代高手将楚汉成败也置放在西楚霸王项总的随性决策上,也说的是“私智”。

私智自然,其实刘董事长难不成就不是私智?不过寻思“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刘董心系企业,从中不知是否可以推论其代表天下众生的志向。不过就成功者而论,睁眼瞎说也不容易错,反正怎么讲都有道理,就没必要再说。而项总死到临头还惦记私欲色念,禁不住赋诗“虞兮虞兮奈若何”,真假不知,好在人们都信了,《鵩鸟玉露》里就提及刘叔友论项羽:“然当垓下诀别之际,宝区血庙,了不经意,惟眷眷一妇人,悲歌帐饮,情不自禁。”

爱江山,还是爱美人,是守着私欲,还是胸怀天下,以项总和刘董的所思所虑,成败自明,项羽能死不?看出来简单明了的道理,不是吗?当人们相信这些学问的时候,将主要矛盾聚焦于个体身上就不难理解了。

问题是,很多时候,号称勤劳勇敢的民众似乎不太爱伤脑筋,人们不相信“熟知并非真知”,待到行为,思想都在惯性中固化的時候,“芸芸众生”便自我放弃了证明自身存在的能动性,完全消失了,即便偶或还看得到影子,作为跟随者,未必就不是徒有肉体的躯壳,在道德和阴谋之间,在责任的担当归属上,弱小的追随者更像是盲目的,他们不是不愿意自己去承担,而是想不起还有这档子事儿,这种时候,这种文化环境里,什么样的巨幅风景都会演化成个人肖像……



人间多少事,都是管不住嘴惹的。你在背后说人是非,自有人在背后说你是非。

赵春青 画

# 《中国梦·澳门情》书画展举办

本报讯 12月20日,《中国梦·澳门情》书画展在北京澳门中心开幕。多位优秀书画家用他们手中的笔,表达了对澳门回归祖国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16周年的喜悦之情。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到祖国怀抱。16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严格遵守《澳门基本法》,坚持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中国梦

澳门情》书画展集中展现了澳门人民与祖国人民一道同心致远共创新繁荣,实践一国两制伟大创举的过程。展览由澳门特别行政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北京联络部支持,澳门青年工商界联合会与国鑫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承办,将持续至12月31日。(欣闻)

# 基层文化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

本报讯 中铁四局八分公司把职工文化建设作为提升职工综合素质、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的工作来抓,公司工会和项目部携手联动,切实把文化建在基层、建在职工心坎里,推动幸福企业建设。

今年以来,公司机关、物业和朔黄项目部等先后举办了员工摄影培训,除理论培训外,

还增设了户外演练、作品展示、评比表彰等环节,培养了职工的摄影兴趣。该公司还把建立图书室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开展知识性、趣味性、竞技性相结合的阅读活动。一些项目在沿线工点还组织员工利用工余时间开展棋类